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十九

謝薦舉類

干求附

謝聶侍郎薦舉狀

戴象麓

薦狀云

力學奮身能官得譽公勤
以助其長剖決以得其平

伏以二年巖邑分甘梅隱之凄涼一秩公車言重荷囊
之論薦榮甚初官之破白恍如再第之取青方目驚一
鶚之書復手捧雙螭之翰椿松為之動色桃李自此生

輝捫心知歸稽首以謝竊以向陽之木每易於為春鬱
澗之松最難於見日地勢之遠近既判人情之取舍亦
然故跡不在閣下之庭雖昌黎未免於疑信而言必近
堂上之聽斯駿茂獲預於提撕矧薦舉之選甚艱而職
令之員尤狹因循近日奔競成風下之人急於求故惟
任私情而不恤於公論上之人艱於應故止及近地而
無暇於遠方乃若破去拘攣之見而一付以公務求質
實之才而不遺乎遠此則寒峻中千百幸也其在當路

不一二見之如某者崎嶇半生僥倖一第竊祿以迎侍
親老菽水亦甘潔已而佩服官箴蘄水自厲故處身數
百里外常凜然如臨天府之前雖守官一二年間欲自
此以行平生之志祇自謹於修飭初不求於聞知敢期
王公大人於采訪之中獨取小官下吏於疎遠之地古
道自任今人所難細觀華路之褒揚實倍它人之倫等
舉詞多兩句而止今則二十字特書而最榮常例以照
牒為先茲焉合一通奏狀而俱發似此眷遇異乎尋常

誓當終身敬事斯語佩力學奮身之訓則他日當無負於所學誦能官得譽之言則異時在無曠於厥官政欲助其長則思匪懈於公勤事欲得其平則願益精於剖決恪守四知之戒備殫千慮之愚庶弗辜推轂之恩或可為啣環之地茲益伏遇某官清朝元老正學宗師東省西樞參贊經綸之寄重出藩入從論思撫字之功全既出為天子拯此方溝壑之民必預比人才為異日鈞陶之用遂令鬼瑣亦預選掄某敢不勉奮孤蹤力堅晚

節持一念不欺之學為異時永誓之圖自顧何人既辱玷山公之啟當思許國謹毋荒陸氏之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制使陳侍郎陞陟狀

戴象麓

位穹勢邈制垣天上之森嚴地遠人微薦墨雲邊之蜚墮出於夢所不到恍然驚而且疑况時當疆場多事之秋乃遠念弩矢一介之吏遭際如此報稱謂何竊以從臣司薦舉之權者至不輕小吏蒙特達之知者真罕見

人情昵親近而略踈遠月先得於近水之樓臺世道重
權要而薄孤寒春少到於窮陰之山谷流俗靡靡皆是
公道寥寥可知若夫識見度越於尋常之中慷慨脫略
於繩墨之外以志氣精神相感召以勲名事業相激昂
曠然大造之公心不以地之遠近而隔絕屹然泰山之
定力不以勢之冷熱而轉移此則前輩收拾人才之宏
模真是寒士遭逢知己之奇會伏念某秉刀力小補葺
藝窮九年邑債之憂煎頭驚半白三嘆人生之遇合眼

孰回青仰蒙荷橐之垂憐俯念華門之無援秋風萬里
首吹健鶻之橫空春日載陽復許遷鶯之出谷自顧公
微之迹何當陟舉之章鼠技已窮於通敏老成而何有
駑材垂憊恐更歷繁難而莫堪此何足齒於師門而乃
辱書於薦牘母子相對語以感泣公侯信有時而遭逢
茲益伏遇某官聲滿華夷功在宗社文足經天武足緯
地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樞密累辭前輩一溫公而已尚
書五遜今代獨先生而高以此見有志於事業而無心

於功名然且不恃己之高明而取人之樸直遂令二千
里之小吏亦叨十六字之華褒某敢不潔己官箴銘膺
師訓蓋立身莫重於立名節惟報國乃所以報已知無
左右為先容獨我公素知其孤直曰先後有禦侮誓此
身永效於驅馳推謝彌深銘感罔既

謝陳提刑堦舉員

戴象麓

臺路薦人褒語重千鈞之力邑僚叨命舉員收雙璧之
珍愧百無於才能忽一舉而兩得事踰分外聲溢情涯

竊以士沉選調者甚多法限薦員而凡五平原之鶚止於一昔人猶以為竒都尉之鷓中其雙茲事真為希有信王公大人一言之重實門生下吏終身之占如某者所託地寒其稟天拙澠忍百僚之底塵埃一命之餘三年兵火之憂煎頭驚半白孤官選坑之汨沒眼孰回青宜期窮途尚有生意僅四書於下考已雙減於選官初破天荒固大府吹敷之力終為地道實上臺成就之功自今樂馬經一顧之餘頓覺喬臯去九霄而近若茲榮

幸豈偶遭逢茲益伏遇某官前輩盛心斯民元氣兼愛
而及所弗愛以中也養其不中凡屬生成不使一物失
所至於選舉尤恐寸長或遺不求識面而薦賢惟務得
人而助國遂令庸瑣亦預陶鎔某敢不稽首師門皈心
化治益立身莫重於立名節不負國斯能不負已知耿
耿此心皦皦如日鵬圖尚遠扶搖方半於雲程虎畫未
成點畫全資於化筆染滯字短歸嚮情深

謝本軍王太守陞陟狀

戴象麓

學製非長政自笑割雞之拙陟明無取忽誤蒙薦鶚之
褒百拜受恩萬分知感竊惟朝廷選官之目非一士夫
進身之階凡三入仕則希求三削之闕陞經任則僥覲
五員之京剡迨至選坑之甫脫又圖陟狀以求陞人心
固似乎得隴望蜀之無厭格法實攷其積日累月之所
受苟或舍於茲路則欲進而無階奈當路能自任公道者
希而寒士每有沉下僚之歎齒駸駸其將暮志悵悵以
疇依倉庚載鳴豈不欲出于幽谷遷于喬木騏驥垂老

誰肯為拔之泥塗引之康莊自謂此身空負餘年不圖
晚景復有生意伏念某負乘力小補葺技窮幾年落脚
於盜區頭驚半雪一旦脫身於選海夢若登天退而自
揣蔑然得此不啻足矣方幸竊照臨之庇何敢求陞陟
之榮况碌碌之才亡竒而悶悶之政何取書癡無濟於
用豈知以儒飾吏之方才具且非所長安有除盜撫民
之效誤辱師門之過聽發為薦牘之華褒夜璧明珠恍
從天下寒豸凍甲便覺春回遭際信有其時銘佩敢忘

所自茲益伏遇某官斯文柱石公道權衡下車雖切於
愛民推轂尤先於拔士官吏惟考其職任之修否左右
不容於人言之毀譽薦人必禱于天仰見無容私之意
發剡且涓以日欲為保終吉之圖此前輩博大之盛心
真後學遭逢之至幸遂令庸繆亦忝獎提某敢不佩服
官箴盤銘師訓念立身莫重於立名節惟報國乃所以
報已知一表吹揚何幸預禰生之薦終身激厲其敢荒
陸氏之莊

謝彭守舉陞擢

一劄舉三人
預其第一

戴象麓

下車未數月首飛薦鶚之章推轂凡三人獨抱續貂之愧事出望外恍如夢中竊以小官孰不希上位之知當路能自任公道者少下之待上也以靜張師德固不宜兩造文正之門上之舉下也以公劉元城亦豈求一識了翁之面此古之道誠今所難豈意未陳堂下之言遽辱收為籠中之物盡絕私情之請一惟直道是行卓乎前輩之盛心誠哉今日之希遇伏念某習文技短學製

才踈幾年兵火之憂煎戴星無補孤官選坑之汨沒登
岸何時况如內外陞擢之褒前後希求者衆揣已之陋
惟分之安固知求則得之弗求焉得之然非不欲言也
蓋不敢言也詎謂大賢之特達力為公論之扶持舉賢
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求童蒙初匪待童蒙而求我恐
終日弗獲其一故首疏特薦者三士以為榮已則有愧
侯泮橫經之偉望鄭敫鄰封製錦之全才胡宰所舉固
謂之得人不才何足以充數弗使寸長之或棄益知大

治之無私茲益伏遇某官霽月標清高風激懦自開藩
而問民俗首吐哺以納人才持正論如權衡雖以泰山
壓累卵之勢非才不舉鑒人物如冰鏡縱若毛嫵混宿
瘤之中其妍自形不容左右之毀譽惟視職業之修否
遂令庸瑣亦預品題某敢不稽首師門歸心化冶益立
身莫重於立名節不負國斯能無負已知耿耿此心皦
皦如日無心而得此至寶信謂之奇探骨而報以銜環
毋忘所舉編摩字短歸嚮情深

謝葉提刑莫薦舉狀

戴象麓

歛社鄉達尊曾未下龍門之拜備員邑小吏乃誤蒙鶚
表之褒不求識面以薦人真是無心於接物希曠之遇
尋常所無嘗謂在上位而司造化之權者固不輕居下
僚而蒙特達之知者真罕見薦部內士如漢直指猶須
親見其人選門下客若趙平原亦必面聞其語類皆有
待於辭色承接之頃未聞默契於精神感召之中獨惟
孫抃先生素不識吳中復而薦中復至若元城老子未

嘗見陳了翁而舉了翁一段風流真為佳話百年人物
誰踵前聞不圖末學小生獲見今日盛事伏念某讀書
弗達試邑非長幾年兵火之憂煎頭驚半白三嘆人生
之遇合眼孰回青袖無劉公半紙之書朝乏元禮通家
之契甘此窮途之無援幸而當路之有人然慕相如之
賢而更名相如雖堅此志奈居顏子之國而不識顏子
未遂平生既無半面之殊知敢有一毫之他望偉甚王
公之特見曠然前輩之盛心薦人不必識其人好善惟

恐遺其善鄭重第一章之剡光輝十六字之褒尹何之
錦傷實多豈積學之優而從政謝令之鼓推不去奚作
邑之久而宣勞謫爾踈庸冒茲明陟循省罔知所自遭
逢信有其時茲益伏遇某官學者宗師民之父母自下
車而訪風俗首推轂以薦人才左右不容於人言之毀
譽官吏惟考其職業之修否遠臣觀所主非觀所為主
西山之薦墨猶香賢士舉所知亦舉所不知南楚之恩
波均潤僥覩至此稱塞若何某敢不佩服官箴盤銘師

訓念立身莫重於立名節惟報國乃所以報已知一力
提撕何幸出鄭公之轂終身激勵其敢荒陸氏之莊

謝本軍陳知府舉改官狀

戴象麓

頃叨薦墨幸兩蠲京剡之員俄拜諾金又再許年章之
賜褒舉三命感激萬分竊以士沉選調者甚多法重舉
員而凡五尋常僥倖得其一自以為遭際之榮造化
成就至于三此則真希曠之遇疊茲異數必也實才苟非
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負乘力小補葺技窮三年兵火

之憂煎頭驚半白孤官選坑之汨沒眼孰回青豈期窮
途猶有生意僅四書於下考已三獲於薦員且不倚他
人之門牆皆畫出一手之陶冶曠古無比幸今見之茲益
伏遇某官學者宗師民之父母自下車而問風俗首推
轂以薦人才屬邑為令者三曾無遐棄洪鈞播物如一
俱欲陶成遂俾譎庸屢叨題品破再員之白方喜再丘
而為陶許一紙之春又覺三足而成鼎雖一鶚尚遲之
數月而後至然雙鳧覺去之九霄而非遙一歲之間三

拜其賜竒遇如此誓報謂何某敢不稽首恩門服膺師
訓佩強敏之褒語益加激昂誦優裕之誨言敢辭繁細
蓋立已莫重於立名檢必報國斯謂之報已知耿耿此
心皦皦如日橫江露白喜聞鴈報於秋音庾嶺梅開早
乞驛傳於春信其為感佩固既編摩

謝彭黃堂舉改官狀

戴象麓

右某啓伏準使帖舉某改官親民任使者鴉翻春雪方
誤蒙褒袞之華鸚送秋章又預拜諾金之賜化冶幹旋

之力重師門成就之功深百拜周章萬分榮感竊以薦
敬一路固欲拔於人才得失兩岐亦有關於造化垂成
遽壞幾嗟薦福之碑已失復全或反相如之璧信於中
自有消長乘除之理而在上實司轉移闔闢之權苟或
得乘大非偶爾如某者嬰跚不武拙訥無文百不逮人
一惟安分欲動叔向之聽既乏蠟言要求子公之書又
無蟻援甘聽此身於造物敢萌榮望於窮途惟老天不
棄於孤寒故今日欣逢於特達方自下車之始游蒙推

穀之仁薦以序陞俾之出幽谷而遷喬木還之京剡甚
矣障百川而回狂瀾雖云終定者天然果孰為之地茲
蓋伏遇某官斯文元氣前輩盛心品類曲成不使一物
失所羣才並舉惟恐片長或遺知某之愚無他腸念某
之拙無謬巧許之一紙重若干鈞定力底柱而不搖公
論持衡而平決兩全所欲衆嘆其公某敢不稽首恩門
服膺師訓行修何有期以經明民服未能勉之政理仍
佩撫摩之誨以為績效之圖益勵初心庶蒙終惠吹噓

借便雙鳧欲近於雲程消息指期一鴈佇傳於春信其
為感詠固既編摩

千黃倉求合尖

戴象麓

三年刻楮勤勞無補於事功一篲成山培植全歸於造
化僭憑子墨敬寫寅丹竊謂最難脫選者薦剡之五員
未易全功者合尖之一紙行九十里而路方半末步尤
艱鍊五色石而天乃全化工誰補欲卜終身之地全憑
未着之功伏念某質直無文嬖跚不武牛刀冒試鼠技

轉窮幾年兵火之憂煎頭驚半白孤官選坑之汨沒眼
孰回青幸臺府備知數載之微勞申朝省為減兩員之
舉削繼而黃堂太守特昇以春風之薦墨比者繡斧先
生復錫之秋月之華章捫心自揣以奚堪刻志惟知於
自勉第惟書石建之馬僅四足而未全畫曹生之蠅只
一點而立就必王公大人為之全其美庶末學小子得
以成厥終恭惟某官一世龍門九霄鵬運氣足以俯吞
餘子才足以平揖古人道德足以庇一路之民志意足

以來四方之士猶且張幕府之羅以禮客推公車之轂
而薦賢喬木千章拱漢殿栢梁之秀滋蘭九畹擷楚騷
香草之芳真人物之梯航誠文儒之匠石平生道德之
師表豈無人哉一時禮樂之光華莫如公者敢冀興憐
於就滿無令缺望於垂成某寸心躍如尺牘敬止雖非
向陽花木之品或似積薪所望移根桃李之場即看結
果其為歸倚固既敷殫

上判府張侍郎求小狀

戴象麓

佩弓刀而事上官樗櫟固知無用依門牆而為下士桃李豈容不言竊惟大賢無所不容必謂孺子為或可教所以輒效東方窮書生之自鬻庶幾或蒙北海賢太守之一言俯露皈依仰斲收錄竊以大海號巨會不以涓滴而弗納於中枯株無先容惟自植立以求用於世此古之道於今其誰惟居上位者能不畏權勢而念寒微故在下列者莫不修職業以稱知遇况至微之初筮尤莫重於闕陞求者動以百千得之僅止一二然士之仕

猶女之擇嫁苟踰牆而鑽穴隙則皆賤之而御者乘比
射者且羞雖得禽而若丘陵亦弗為也必得持天下之
正然後決終身之依恭惟某官羅星斗胸扶日月手入
則補帝袞而吐五色綫豹尾班穹出則壽民脉而運九
轉丹虎城澤滿蓋將扶翊紹興嘉定之政化網羅慶厯
元祐之人才持公道如權衡雖以泰山壓累卵之勢非
材不舉鑿人物如水鏡縱若毛嫱溷宿瘤之中其妍自
形儻於今日不効瓦釜之鳴是終此生甘為破甑之棄

伏念某醯雞見小芻狗用陳家貧而嘆饘粥之無由技
拙而藉詩書以為地幾年課社燈前之冷淡齏鹽屢薦
賢書客裏之間闕桂玉自分齊鼓之衰已再敢期秦舟
之捷在三淒然一尉之微貌甚百僚之底遵循師訓佩
服官箴加之箠箠八帙之親過庭有父倚門有母重以
纍纍五窮之崇啼飢如妻號寒如兒雖酌隱之之泉而
弗貪以心自誓然解少陵之衣而屢典此意誰憐幸游
經大府驅策之間已灼見小吏清苦之節然與其緘默

而抱憔悴之態又孰若感激而布披露之衷伏望陶萬
象之類於大鈞回一點之春於寒谷鶚飛薦墨若辱吹
而上之於九天蛇抱靈珠敢不勉而圖之於一日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

鄭雪巖

一世龍門無階可謁九霄鶚表有路徑通非左右親密
之言借其揄揚無期功強近之親資其聲援端由豁達
許遂依歸當於古人中求之信乎一代能幾也竊以人
物之公舉嗟乎賢者之良難幕府之著王文公韓魏國

目若無覩貳車之有周夫子趙清獻耳初未聞而况雲
泥居地之弗齊日月覆盆之不照安得未脩樞具如素
識面甫扣角聲不待論心直下品題增百倍價暗中摸
索似十分真此豈俗眼所能意者禪燈獨續如某者學
期有用才實非長皇皇欲安之姑安職守耿耿而不寐
徒共人憂坐羶愧甚空餐入幕慚無贊畫斥鷃卑飛不
離叢棘跛驢窘步安望修塗善始非難固多推轂成終
有待欠一合尖尺書之墨未乾大鈞之公曲就蒙恩殊

異撫已曷勝恭惟某官負時顯名膺國重任所志者大
何施不宜一臺振綱萬物吐氣武侯資共助非一豈但
為轉漕之規魏成薦可師者三

時受薦者三人

已足窺

相國之量夫包荒不遐遺者吾道之泰然避世而無悶
者君子之常人誰無欲進之心患知音之罕值公獨得
周詢之實不待挾而有求使部使者皆有此風則聖天
子何憂難治某喜有所遇肯報以私奉常入則禮儀幸
蒙汲引許相進登輔弼或備使令立義精專陳詞膚淺

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

薦舉類

謝杜制置露薦

鄭雪巖

邊障風寒陽和不到制垣露薦晚景增光品題與諸老
不侔繩削至大賢始定是深知已良用銘心伏念某啞
啞道腴寂寥世味霜降木落復歸本根水盡岩稜已見
涯涘脚步稍務穩實心地從來坦夷以車造車出戶皆

同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謂事上不忠何以使下若存心
非恕徒詳治人茲其為道用舍行藏而與俱是吾願學
造次顛沛而不離空空何所有孟浪久已駭聞平平亦
無竒老成然後識破恭惟某官先生目力大異度量甚
寬老醫知天下病源鍼砭不錯善奕識古來局面著數
元先惟其識歷危險洞徹機關故能辨別真偽不差毫
髮儻得一諾實榮終身尚當力行無負指誨落花安用
雨方思松菊之歸來古栢已參天乃許藤蘿之依附允

為話說莫既編摩

謝可齋陳先生五度露薦

鄭雪巖

再到龍門可笑十年之迂滯累飛鷲表重勞五度之吹
噓雖冰谷之暖難回而春風之扇愈力逮歲月栽培之
久加雨露長養之深所謂曲成未知當可竊以不進不
休者大賢憐才之意則止則仕者小物酌時之宜儻始
終有所依歸而行藏從其用舍然聽其言信其行未久
而渝孰若視所由察所安莫得而掩此趙韓王拾碎紙

以補進而狄梁公形薦筆而不移無法可傳造車默合
若某者督員幕下摠衣席前步亦步趨亦趨但囿範模
之內久則久速則速安能器度之新幸為河汾諸生已
入古靈舊藁所期進德庶幾全人若慕子貢之紛華是
不受命如為冉求之聚斂斯亦可攻得之時暫以難憑
要以歲寒而後見不謂緇衣之好敝予又改造兮疊賜
華袞之榮復之不能厭也似名過予亦本深知茲者伏
遇某官安由性天穩踏實地一清到底懦夫立貪夫廉

萬仞摩空吉人喜小人懼善善惡惡去取定是是非非
褒貶明咸服昭代可齋之名不在慶厯監司之下惟帥
以正孰敢不正將舉所知以及未知某愧無分寸之躋
攀乃荷再三之提掇有此竒遇更復何求幸隨文子之
同升曷勝厚意惟知籍輩之不叛誓將終身中心所藏
有言亦淺

謝陳提刑舉狀

鄭雪巖

經年夜雨誰憐泮節之清一日春風忽破庾梅之白郵

簡飛隊奏牘光搖競看大使之文書乃覩小夫之姓字
不爽訂金之諾竟叨褒袞之榮品題十六字以甚嚴銘
刻千萬言而不足竊謂先朝立薦舉之法是乃累聖開
功名之塗不謂昔者網羅英物之公轉為後來周旋人
情之具求而得也弗求則不得也倖門既開賢者與之
不賢者亦與之濫竽寧免柳下惠之阮卑官臧文仲不
能引絳老人之困泥塗晉趙武弗及知養成一世奔競
之流遂致四維操履之玷故臨難無竭節之守而居官

多曠位之愆在承平猶以為非况艱難烏乎曰可自匪
孤風之卓立夫豈頽波之易回激揚之間趨嚮所決若
某者心固勤而德弗進齒寢宿而意不新雖聞先生長
者之言粗知古道然滯經生學士之業猶汨虛文頓懷
繡組之慙欲求耕獵之實偶投足於塵埃之地莫安心
於禮義之容衿佩競趨於城隅絲竹不聞於堂上鄉鄰
有闕猶纓冠而往救門外之寇敢據席以偷安當同舟
遇風之時出位不顧奮執戈衛社之勇非學而能義有

當然功非所計在泮水獻馘幸依魯僖之賢息潢池弄
兵盡出龔公之化曾非一介若有寸長寡其過而未能
無所學之可取胡得之於物論併舉以為已榮茲者伏
遇某官先生崖畧甚高戶庭無壅登車有天下之志允
藉澄清推轂追古人之風不由請謁元使君當路萬物
吐氣烏大夫秉鉞多士拔尤致使妄庸亦蒙收錄某敢
不益加砥礪無負陶鎔拜官公朝謝恩私門敬奉羊侯
之所戒遇非衆人待以國士當圖豫子之未能感激無

窮數宣昌既

謝李提刑特薦華

鄭雪巖

無六出奇何補三年之風憲下一轉語增光九度之露
章雖寒谷之暖難回而春風之吹愈力但深感激何計
行藏竊謂選於衆舉臯陶曠古之奇遇知其賢阨下惠
叔世之私心君子亦有黨乎賢者不能免也誰求龜助
遐想鶴鳴子不自言吾幾失之蹉過覲面公等安在相
見晚矣莫有為容抱膝長吟寤言不寐如澤民之事坡

老追於既去若茂叔之遇清獻審於重來安得躡履以
接不疑建臺而先郭隗此其越拘攣之見所以立久大
之勲幸親逢之喜可知矣如某者志在行古才不逮今
固非矯矯以出塵亦豈營營而求福中庸難守深恐執
一無權爵祿可辭稍期明道正義兩任終始七年因循
為所必為止於當止泮水獻馘聊欲分憂憲屬宣勞未
能逃曠操斧以候匠石之麾指執鞭以隨王良之後先
所願班師亦因解戍苦無他技知己者多敢饗天功為

力之有未嘗經營於分表咸欲推輓於王前不謂十月
之留又獨二天之庇親提化筆援出泥塗文約而義精
辭嚴而意切自量綿薄曷稱吹噓茲者伏遇某官以儒
談兵明刑弼教登車肅物障百川而東之橫槩賦詩真
一世之雄也合運判花之手乃揚破竹之威規模素定
於胷中方畧昭示於掌上西賊盡平不憂君父可謂孤
忠南方已定從事中原用蘇衆望方且折節下士虛心
使能遂致匏虛亦蒙菲采喜為李君御寧無戀軒之情

幸受叔皮知益勉報國之義信如日暎當見歲寒

謝特薦

鄭雪巖

薦才報國仰窺大賢之盛心與郡起家俯拜公朝之成
命有為之地震聞自天安敢控辭虛負吹送竊謂方今
事功之未立意者考績名實之少差忌者畏人脩此庸
夫之通患浩然養善性真守道者安行故不結左右如
即墨大夫者希而弗辜任使惟曹彬一人而已使當時
毀譽之莫察則有司黜陟之非公彼齊王奚自而興邦

我藝祖於何而立極度居中有大主宰故於物無一偏
枯與其密贊嚴凝總核之精曾又未若堅定明揚之切
趙韓王拾碎紙以進終悟上心狄梁公疊薦墨不移果
堪大任寥寥此意寂寂無聞乃親見之何可當也伏念
某菰蒲冷地樗櫟凡資欲寡其過而未能多上於人則
不敢草木同味屢蒙當世名公之見推董猶異居忽有
達蒼黨人之相值孟軻欲行道而子敖以為簡充國願
息兵而武賢獨不然顧是非未有久而不明然行藏安

於悠然順適不謂蹶孰塗之馬可偕護大澤之龍褒袞
雖榮負山為懼餒剛大之氣安能塞天地之間非卓異
之才豈足備江淮之選風寒凜凜冰履兢兢當勉駕庸
以稱鶚表茲蓋恭遇某官先生任天之付得聖之清抱
姬公六典之遺編志懷中古續元祐諸儒之正脉力振
斯文急流孤航震風巨楫進則謀王斷國退則足餉安
邦粹然誠明可以對越竊聞開藩之措置無非折衝之
便宜馬勇騰槽鴻歸得所然且廣收忠益深慮逸遺去

闕孤忠拔茅十士自慙無毛遂一穎之可取乃亦預孔門
四科之並收第切凌兢莫圖報稱開未能信何以仕忽
忝分符虎帥以聽孰不從欽承推轂莫難知己豈易酬
恩

謝提刑曾寶章供職

鄭雪巖

半水三年幸終分教一臺二妙何待贅員雖大造無不
包容然小才自量進退敢期羅致亦併甄收既喜且驚
第虞弗稱恭惟某官衮衣華闕繡斧重臣四牡載馳原

隰之初六條已達閭閻之隱春生秋殺元氣無偏霜橫
雪明風采頓異謂刑獄失入深防搖撼之弊而寇盜肆
出必開生養之門令簡易從民偷可革方且有高能謙
不矜不伐思與共濟爰咨爰詢是豈迂踈蹇淺之流能
有訐謨唯諾之助如某者朽如魏瓠鈍若冀錐未離庠
序冰席之寒曷居油幕猶滯簡編露朱之滴安識兵籌
茲前政誤以吹噓宜明府從而簡汰乃予其進將觀厥
成豈得人猶記澹臺而知已不遺侯喜達復觀其所舉

親不失其可因某敢不滌慮脩辭鞠躬奉職叔皮之舉
子產要為公室之謀師道之事南豐敢後辦香之敬期
不負於所學斯足報於至公

謝戴兵侍薦郎

洪平齋

園府服勞已久斷鈞天之夢公車露剡欲使陪丹地之
遊雖骨凡無僂去之緣而春到有物榮之意不有所相
孰開其逢洪惟郎選之清高貴得人才之瑰特正倫之
百姓有益何慙魏相之知阮咸之萬物莫移不負山濤

之薦况屬公朝之詔舉詎容下吏之名聞如某者歛武
周行墮身俗駕訪嚴陵故人之跡每懷把釣之風聽滄
浪孺子之歌還起濯纓之興方脫手於繭絲之外又搶
頭於爐鞴之中當上下交病之時問子母相權之術朱
出墨入亦既勞止黃榜紫標其能幾何回思天下之舊
遊獨弔江頭之孤影老將至矣誰實憐之繫吾道之主
盟惟我公之具眼方列宿有或虛之次而青雲皆可進
之塗知己之深收人所棄假以王衍雌黃之論期之馮

唐垂白之秋逢麴車而流涎孰能無一日之望過屠門
而大嚼聊足快平生之心顧骨相之本寒又頭顱之如
許久隔蓬萊之弱水忽逢河漢之靈槎雖不容見彈以
求鴉亦庶幾覆蕉而得鹿沛然而縱巨壑適丁其時重
之而為泰山實在此舉窮通委命俛仰知恩茲益伏遇
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挺挺儒流之荀孟堂堂禁路
之嚴徐不戰而屈人兵密贊綏懷之畧貽謀而燕翼子
更高調護之功每思正主而庶民無若進賢而報國遂

聞推轂亦許濫竽某敢不勵志四維精心九品讀古靈之藁莫酬汲引之功持后山之香徒抱歸依之敬

謝泉使薦

洪平齋

虎鼠不齊幾多屬吏熊魚兼得獨一門生異哉知己之深榮矣終身之託嘗觀古人推賢之道因得君子引類之心仁傑之舉東之屢稱其宰相之器蕭何之薦韓信數謂其大將之才言不厭頻用然後已每嘆此風之寢遠不圖今日之猶存如某者真是孤寒甘從獨冷過辱

諸公之殊遇特開寸進之常塗著從事之衫固知有分
給尚書之札猶歎無因忽聞一鶚之橫飛復許六鰲之
連掣俾與政事文學之秀者庶及英華精銳以用之茲
益伏遇某官範世清規鑄人妙學以脩明公道而自任
如月行天以涵育人才而為心如川赴海最憐冰底之
芹藻首擷水邊之芷荃始終三年盼睐一意方曳德音
之赤鳥更收舊物之青氈是必有父兄之宿緣所以蒙
子弟之至愛某敢不力守狂狷之行多讀聖賢之書陳

古靈疏名以聞未知所報趙韓王綴奏而進更大其成
國士自期墨卿莫既

干莊倉薦舉

失名

鐵硯關心莫續盤洲之地脉繡衣具眼好開泮水之天
荒雖離竒了無先事之容而啐啄或有同時之理不孤
此志端係其逢昔者東坡之門卓然北斗之望惟斯文
之宗主盡在是故當世之豪傑皆歸之陳后山之在徐
嘗賦稻田待公秧之向黃山谷之游魏亦哦小草有遠

志之詩皆由郡文學之臣自負墨客卿之列品題一出
聲價倍增遂令四學士之名等華嶽而俱重以至六君
子之選與星日以並垂此風無傳吾道誰屬必宗正鉅
儒之繼作則文人才士之爭趨軒輊係於一言榮辱著
於萬世賜之印可得所歸依伏念某骨相郊寒性資參
魯付悲歌於長鋏每思盾鼻之文成甘活計於短檠自
喜床頭之易在重親白髮一第青衫將嬰跚於筮楚之
塵又展轉於壘鹽之社兩需瓜熟七見梅春訪三洪之

譜於故國之中拜一范之像於公堂之上枕湖光而醒
夢何嫌書懶望之嘲餐山色以療饑敢為飯不足之歎
顧此游之不惡知其命之將通道日中明使星下燭宗
武精文選之理謂休覓於綵衣淵明讀山海之經俾顧
言於春酒凡博我以文之意皆教之為善之忠矧當行
部見學官之時得與摳衣侍先生之數權輿有主料理
無難雖殿奔策馬之不前然見彈求鴉之貴早盡驅窮
鬼坐待東君茲益恭遇某官明堂一柱之材大呂九鼎

之器流辟雍之道德翱翔洙泗之間紉秘府之圖書步
武蓬萊之頂斜飛背日夙駕觀風以胷中之鏡而照世
吏之百奸以肘後之方而起疲民於九殞且力扶於公
議每樂得於英髦已多桃李之芬芳肯使茆片之冷落
遂忘躍冶有覬賞音能為點頭收拾侯邦之下客想應
藉手追隨相館之翹材禱懇惟深鋪陳莫既

代謝陞陟

方秋崖

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衮褒甚寵不

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歎人情之瀾倒
一鵬挾兔則必子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
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視絨
勝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記緋袍之故人矧如蟻
蝨之官旁乏虻蚋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蟠木之
先容儻然取之猗歟盛矣顧某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
諸老之游未甘為俗吏之事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
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

誦而有聲稱豈聞堂下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剡馳雄墨
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鷗
鵬化是為運海於一飛此蓋恭遇某官如古人之特達
而急於賢慨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
取呂鑿山人以為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
後予共推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
為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代謝薦舉

方秋崖

戴刺史之二天秋踰瓜戍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蹊庶
其無錦製之傷否則奚衮褒之寵於以藉口敢無銘心
益聞吾儕私相謂之辭每歎天下無可為之邑簿書耳
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繭絲乎直付之六
太息而止况復墮鼎湯之沸安得徹壺冰之清凡其戴
星而來例皆數日而去苟赦其不閑教訓而免於罪戾
為幸已多遽許以備著勤勞而達夫政經則吾豈敢有

如某者僅若而人抑嘗觀循吏傳之所書未甘與流俗
徒而為伍慨魯恭不可見已邈乎乳雉之仁然武城亦
奚為哉莞爾割雞之笑一用其拙三年而餘人謂斯何
戒爾西征之行李侯誰在矣有吾東道之主人眼驚雄
墨之飛顙泚雌黃之過此蓋恭遇某官妙探拔茅之易
無忘采菲之詩一氣搏而天下皆春隨試洪鈞之轉九
里潤而京師蒙福豫儲丹宸之求雖微襪線之材亦軫
袴襦之念藐茲去尹辱在諸生某敢不祇此溢言作其

懦志去之日如始至謹以書子張之紳矜於人曰已知
何啻執李膺之御

謝曾大參

從龍

舉陞陟

劉後村

下吏無堪瞠若由求之後上公過聽齒諸游夏之間懷
高誼而涕橫讀褒詞而汗出竊以自下求上由古及今
千贅朋來競趨冢宰三書亟獻莫睹相君若夫素無一
跡於門牆又乏片言於左右驟辱輔臣之論薦豈非寒
士之遭逢伏念某格調卑凡行能謏薄文不足以決科

發策武不足以斬馘執俘畫策兵間坐失風雲之會讀
書林下不知歲月之深因高堂之有親求小邑以養志
欺松桂誘岩壑難逃舊友之嘲褚衣冠伍田疇莫弭興
人之謗敢圖英袞暫駐高牙憶昨負弩先驅摳衣上謁
方伏道旁而屏息乃虛座右而起迎立談之餘削藁以
薦且無鞞悅可當華國之褒豈有絃歌仰副愛人之譽
靡借乎齒牙之助殆得之眉睫之間自顧何人謬膺茲
舉此蓋伏遇某官名垂宇宙學貫天人笑談而坐黃扉

萬邦為憲吐握而下白屋多士歸心遂使仄寒亦叨鈞
播某敢不益思磨礪勿玷品題一飯必酬安敢忘大臣
之德辦香敬薦當有如釋氏所云

謝李殿院知孝舉陞陟

失名

託跡龍門久銜顧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懼之
情仰荅生成之德竊考祖宗之盛際有如韓范之巨賢
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大綱然
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效為本朝之冠而人

材被數世之餘恭惟明公追配前哲其抨劾也霜威之
凌厲其吹噓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乃當茲舉如某
者幼耽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徃行前言亦受教於
君子長者饑寒遂祿非如處士之倫蔭補得官浪有文
人之目州角矚先君之訓秋毫皆吾相之恩幸脫選坑
來為壯邑畧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但有語言為仇家
之組織謗誼都市命繫庖厨此寃未明雖死不瞑賴憲
長力扶於善類察孤生忝出於故家首辯讒誣復加論

薦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特欲懲利口之夫衆人欲殺吾
意憐才初弗罪屬文之士味褒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
寧豈非挈出於機穽之中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觀瞻
頓改蹤迹稍安茲益伏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國是稟
莊簡剛方之操心固嫉邪陪東萊講貫之餘議常近厚
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起遊魂白骨而再生易殞微軀難
酬洪造某敢不益求實學永熄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
文之體首公竭節不為執事之羞

謝曾參政薦舉

王臞軒

起亞相於午橋行將入覲薦謏儒於寅陛轉以上聞趣
裝如是其匆匆推轂胡為而汲汲仰窺盛意俯激愚忠
竊以魏公用則所舉皆正直人司馬相則其徒行經濟
學或拔才於選調或引類於經筵蓋畫錦堂嘯詠之時
每詢才品而耆英會徜徉之際常訪人才况當聖主之
勵精方名大臣於閒散必也搜羅俊傑使之馳騫事功
如某者徒有苦心本無媚骨青衫素髮消磨十八載之

光陰黃卷短檠感慨千百年之理亂但見與世而杳鑿
不為隨人之桔槔來吟首宿之盤正在槐棘之里豈無
蚍蜉之援可以攀躋自顧麋鹿之羣甘於恬退寧方為
阜恥曲而侯不知何取於高明乃至垂情於寒暖豈必
求乃予至有如程子之所規故敷奏以言猶愈知仲淹
而不薦品題高而無實以稱力量大而有請必行茲蓋
伏遇某官忠貫臣鄰名在彞鼎盛年勇退不依偃月之
堂晚節益香好在靈光之殿上有意北方之經理公豈

宜西墅之夷猶江左有管夷吾何憂得於親見齊國用
樂正子為政誠所喜聞方將錄夾袋以儲才乃先使錐
囊之露穎某誓堅素守圖報洪知焉有文章得預元祐
科名之列尚存氣節要譽慶歷聖德之詩

謝京尹舉薦

王臞軒

垂登政途預聞大計回顧幕府猶有遺賢乃亟上於薦
書頗見駭於衆聽謂如某者獨何人斯技既背時宦又
無譜盡忠所事安希一雁之鳴直情而行久犯羣狙之

怒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徒恃方寸之無他不枉尺
尋而苟合直鈎落落分甘月滿於空船翠袖怲怲誰念
天寒而倚竹寧人不顧恥已自謀此心常質之神明一
語不謀之妻子敢謂袁公篋櫝之寶尚歎未盈顧如王
儉豫樟之材忍令終棄不求而獲始聞為疑及觀寵譽
之過情乃謂持論之不懾伏讀至此感嘆久之昔嘗以
子大夫之對而見褒茲又以老門生之名而併錄裴度
賢相猶忌劉蕡之直言曲江名臣且嫌嚴挺之苦勁今

執事屢優容於一介其德量殆遠過於二公茲蓋伏遇
某官昔大臣之盛心新天子之良弼八年京兆棠陰正
濃一時門人李蹊幾滿懸鏡於此妍醜凡閱幾人落筆
之餘精神在末一點不必論非聃之同傳姑自喜晏范
之全交某力尊所聞自許不叛敢望先華而後實惟當
老壯以窮堅三十年讀書幸已入士林之目千百人執
贖毋忘下白屋之心

謝瑞州游守孝嚴舉陞陟

陳判縣

自入春風已借露光於桃李行將期月忽噓雲氣於蓬萊敢期躡等以升高殆類因難而成巧蓋所有寸心之素久已開半眼之青一軍皆驚百倍增價伏念某天涯倦翼冰壑寄軀彈鋏而歌客竹湖之門二十載命呂者律倒芝堂之屐能幾人凡於今差不混於泥塗皆曩昔獲受知於名勝諸老爭令其備數三仕遽脫於選坑載惟括郡之坐曹詎擬芥舟之作主方薦函之睨目有別乘之為容慨蒙援筆之挈提歛見插翰之吹送矧成始

成終之意尚覺垂垂故不進不休之心於焉繼繼領邑
甚陋庇廈則崇吏如糜而官如醒水益深而火益熱正
賦握於強牙之手諱風插於珥筆之頭但知私情公法
之兩途頗識撫字催科之一脉主張是綱維是我其逢
獨有之天繭絲乎保障乎走也有奉行之地寬之銜勒
領其條陳未忘車塵馬足之餘情尚錄尚方鳧舄之微
績非有王沂公之厚德何以鎮浮若為豐令尹之平衡
奚其為政似玉而薦璵璠於宗廟凡羽而進孔鸞之儂

班庸人之風采頓揚佳士之品題增重一誇翦錦八字
如丹黃緣端自於三生造就匪由於一日茲蓋伏遇某
官傳受齋之文印續考亭之心燈至大至剛直氣磅礴
乎宇宙彼斧彼斲羣才監裁於準繩故凡體統之相關
不出腹心之敷告有如歲舉必昇民庸不為挾貴之所
移要使宣勞之用勸偉茲明陟猥及寒踪某敢不砥礪
初心堅凝晚節春暉被寸草難忘發育之恩秋風捲重
茅終賴帡幪之賜其為推謝罔究染濡

謝瑞州游守孝嚴舉狀

趙司理

伏以立師門之夜雪久幸執鞭分道院之春風誤叨推
轂出谷喜天荒之破酌泉知地脉之歸竊惟莫難遇者
職業之殊知不可忘者始終之定力歐陽公之援寒士
吹揚毋靳於先容呂文穆之收遺才子奪靡移於浮議
詎圖今日重見古風伏念某譜牒微宗掾曹末隸析楊
聽訟素餐深負於汗顏案牘服勤青顧獨蒙於刮目動
恪持於廉謹期仰副於驅馳比於北海之薦章恭拜季

君之重諾尾忻驥附首玷鶚蜚焦桐親際於賞音槁木
頻回於生意性資晦鈍曷當明敏之稱政術迂庸奚有
疏通之實詞侈褒於華袞價增重於黃金情出僥覲疇
為汲引茲益恭遇某官受齋先生之的派考亭夫子之
正傳掌握衡平疑定不搖於素守肯中鏡靜是非悉付
於至公燃斯文未燼之燈壽吾道如綫之脉翹材館上
盍調鼎鉉以秉鈞瑞芝堂中小試丹砂而點鐵遂令頑
鑛亦累化爐某敢不口以語心頂而至踵臺成基於簞

土當知發軔之功恩重踰於泰山誓効啣環之報情深
推謝詞訥鋪茶

謝方秋岷舉闈陞

方烏山

學館百餘生方慙矜式法筵第一義忽辱品題極知草
木臭味之同不意桃李成蹊之速將何以謝請誦所聞
竊以古稱際遇之難事有差排之巧志元客賴所事者
范公無已仕徐適逢於坡老聲氣偶一時之求應風俗
流百世之誦傳公求士甚士求公世若此者益少後視

今猶今視昔言有大而非夸伏念某四壁寒家一簞賤
士異時諸老共憂張童子之速成壯歲中朝多訟盛孝
章之久屈獨於涉歷之久雅好深沉之思謂後千載而
生立於末當知求其始捨六經之外離乎道豈得謂之
文每欲盡洗誕謾乖離之談不揆妄有張皇幽眇之志
艾軒公之自出慙無楊惲之書考亭老之舊傳空守侯
芭之業人咸謂之迂濶已亦知其謬愆豈不登名於一
科然非講學之大旨祿及已乖於養志官間幸可以讀

書數生平而自憐獨欠是為師耳談古誼而誰聽有笑
曰欺予哉不圖寬閒寂寞之濱獲事磊砢魁閎之彥吾
宗有此何必通北海之家當世眇然所願作南豐之僕
方俟弓矢旗旄之暇自力琴瑟詩書之前非敢借左右
以為容庶幾附尺寸於不朽詎意名未書於錄牒剡已
上於公車蟲測謏聞品以源流之學蟲雕故態目為根
柢之詞始望豈及此乎愛人恐不當爾曩謂森嚴之麟
史苦於無褒今知岌岌之龍門時乎可御非惟脫穎更

喜合尖茲益恭遇某官山斗重名乾坤間氣妙墨精筆
塗改生民清廟之詩隻字片言追逐檀弓穀梁之體尤
多奇節獨抱古心捲懷九天黼黻之光立變一郡旌旗
之色興言僚底辱在譜中何國士之足云益孺子之可
教堂堦繫馬畧無官長罵之憂講坐集鱸忽有先生升
之賀絳帳殷黃鍾之韻青衿喧華袞之詞使政爾豈不
良嘉意誘之欲其至是飛來子墨行啓齒於日邊喚起
玄英且點頭於地下某敢不講磨舊學紬繹新評元老

自期斷不辱眉山之系彥章晚志式堪記相國之堂益
堅歲寒以荅造化

謝表倉使舉闕陞

方烏山

絳帳職微穗慙獨冷緇衣意重鶚有雙飛曾謂今時見
此差事衆誦傳而夸訝獨感歎而激昂竊以賞好之榮
今古所艷百斤金不如一季布之諾十從事不若一劉
公之書蓋深知異顧之難逢片言隻字而已足未有公
車交上奏牘朋來人間有得兼之熊魚天邊見作對之

鴻鵠憐才至此從古難之僕未有聞何以當大書特書
不一之寵公非為賜抑有感先進後進相負之言豈可
語俗人耶此真我知己已伏念某鈇槩學子箕裘世家
少日荷衣雅為皇甫湜韓退之所器壯年挾冊猶及陳
元方鄭康成之間其所聞者多陳編迂濶之談其所行
者類世俗憫笑之事始驚中排而迄未定才踈意廣而
竟何成分把鋤以耕空山誤裹飯而入大屋獻凡遭於
兩則輸不知其幾籌幸可以語朋輩而無慙素未嘗倚

科名以自重竭來昭武謬號廣文默數生平獨欠是為
師耳時談古道有笑曰欺余哉心之拳拳者不衰人亦
靡靡其相信長無罵鄭生不朝邊一輩流之變化紛然
窮措大之生活止是有手不乞脩門之濶扁何夢敢到
當路之薦書曾謂方元英筆硯既塵之餘尚在袁相國
篋櫝未滿之數璀璨翰雲之五朶輝華秋月之兩章日
王勃為天才期元齡以國器牙籤塵積蒙強博之佳評
古錦色殘借雄渾之虛譽青黃絢爛文繡疊重世固有

比鄰接膝而不相知今畧無介紹先容而有此遇得非相馬有不在於牡驪或者好龍姑且求其貌似永懷深矣不稱奈何茲蓋伏遇某官學綜九流才兼數器踐敷華要當今宗元禮之楷模物色竒豪所在有山公之啓事借臺閣生風之武侈門閭炫晝之行遠而八郡之官僚近則一州之賓佐平日察之如龜卜燭照之熟一旦罩而歸毛舉縷數之中至如孤生尤為殊遇南州進士非素親指畫之師滿堂美人乃曲有因成之意端的龍

門之御森嚴麟史之褒人或未能一焉已則兼斯二者
莫名幸會定是因緣某敢不深體盛心自盟古誼樂府
雙南金之報若大施之為酬釋氏一瓣香所云畢此生
而後已其為銘鏤莫竟磨研

謝衛參帥涇舉闕陞

李梅亭

小子狂簡之成章無能為役大鈞塊北而播物有味其
言幸辱備於使令亦足謂之遭遇不應論薦寧累吹噓
伏念某受質亡竒望世亦狹童而強學粗知萬物之皆

塵壯不如人縱得一科而何補舍對白抽黃之業為出
朱入墨之謀人言棲枳之官決無鸞鳳渠知求芻之志
固異馬牛不圖賈子之泛湘偶際召公之分陝望塵投
謁孰非夾道以疾馳歛衽敷詞獨念此君之小異令以
竿牘小夫之智效於詩書元帥之前一年於茲五技窮
矣可以止則止方願返於屠羊莫之為而為駭忽勞於
薦鶚亟嘗輸款願且避賢豈期刺史之天決為將軍之
地識字有數敢當淹博之稱了事亦癡寧有䟽通之實

非相國賜之大禮之過詎至是耶使天下洋然動於然
來其必由此古之所以求士今者於是見公恭惟某官
身佩安危力闢造化兒童之誦君實久佚丘園外裔之
問潞公暫司管鑰察湖南之從事欲冀北之空羣雖有
絲麻且揚糠粃意者恥匹夫之不獲欲其收多士以攸
奔無以我公亟展伊周之業豈惟委吏得專文武之功
某既累公知寧當自棄少留東閣難掩人言魏勃之庸
更遼南枝或備臣客馬周之對

謝曾運使舉闕陞

李梅亭

墨綬主書苦乏曳裾之譽繡衣察吏忽承推轂之言况
下考之甫書曾微勞之未効便辱吹噓之送允為特達
之知伏念某何足控搏不堪位置抱鉏犂而餓空谷乃
無端以讀書裹章服而揖上官還不習於為吏邂逅六
條之察吉蠲一辨之香祝甌窶而操豚蹄不夸而狹見
九彈而求鴉炙匪躁斯狂不謂蘇天尚為李地燈花夜
報奏藁朝馳誦說云乎顧謂文章之典雅會計而已反

稱政術之疏通難當一字之褒乃辱八珍之搞小草之
有遠志但欲深根老芋之為茯神誰欺精鑿伏遇某官
家傳忠恕嫡嗣文清游疇剖竹之庸繼著握蘭之望濡
轡而馳原濕疑若小然聽履而上星辰恐不免耳尚念
斗升之嚙嚼若為分寸之躋攀目其貌耳其言雖乏同
進之交譽知其主信其客姑令從事以流聲鶚薦一飛
馬價三倍某雖無以報敢辱所知始與蕪楚辭儻遂少
陵脫身之願尚煩左右筆請歌昌黎薦士之詩

謝林提舉

行知

舉闕陞

李梅亭

抱會計之簿書安知鼇釣瞻光華之禮樂忽拜鶚書曾
微扳援之緣何自聽聞之誤伏念某性徒嗜古學不前
人尋墜緒之茫茫我之懷矣踵常途之役役誰者念之
坐違汗漫之期遂逐侏儒之飽主簿四十亦知鄧禹之
笑人公車三千豈乏鄭莊之薦士未有不求而得者吾
非惡此而逃之馬失之瘦士失之貧其來已久牂生於
輿鶉生於突彼各有由甘心妄校尉之行間絕意諸貴

人之門下忽繡斧之問俗如緇衣之好賢察之進旅之
間寵以闕陞之刻安庸人耳顧稱履行之端詳誦說云
乎反謂詞章之典雅一字已榮於華袞八音何有於爰
居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公無愧古不即人而人自即我
我則覲顏伏遇某官歛經濟材攬澄清轡衆人皆醉指
醒眼以旁觀萬物走圓改方心而不忍念天地之大矣
懼人物之眇然顧以毛髮絲粟之長悉在權度錙銖之
內有如齷齪亦與吹噓惟今之謀人念不到此雖古之

膚使何以加諸某敢不策不肖身為必報計馬價既增於三倍驢枝更勉於一鳴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國士待我報以國士惟既厥心

謝董侍郎居誼舉狀

李梅亭

隨驃騎之幕濫備執鞭剡公車之章遽蒙推轂心感恩於破白面抱媿而發紅伏念某稟生多艱從宦尤拙貴人令其出門下既不喜於走趨大夫羅而致幕中亦倍勤於收拾豈謂半年之內復為千里之行治法征謀紛

紛未定幕謨檄筆碌碌無竒然白日實照其精誠則赤
雲可占於勝氣况值匈奴百年之運必復春秋九世之
仇颶犀札而咤犇旄在此行矣封龍額而獵麟脚切有
望焉曾未輸橫草之勞何遽辱采蘋之薦乏吳下阿蒙
之學顧曰淹該無江南子布之詞反云典麗裨益之功
甚寡獎予之實何多茲蓋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
帥孤忠可貫於日月至誠足達於天淵一龜一琴人皆
望清獻之出萬牛萬甕賊必待崇文之擒佇觀十乘之

行大作三軍之氣繫單于之頸慰祖宗在天之靈犁鉤
奴之庭為蠻夷猾夏之戒於以侈旂常之績歸而述鼎
鼐之勲凡在紅蓮綠水之間必入赤箭青芝之用某敢
不力磨其鈍圖稱所蒙插羽銘山敢銜文章之小技治
金伐石願歌竹帛之大功

謝魏運使了翁舉狀

李梅亭

據地承顏非有豚蹄之祝為天啓齒迺蒙蟲臂之收勞
軍將之打門發函書而驚坐難道今人之不古但虞吾

黨之累公伏念某於道無聞甚愚不肖每思名教之樂
地何必事功亦知富貴之浮雲不如貧賤徒緣一第之
末強為三釜之謀中惟弗洎之悲甚悔未信之仕以風
為解遂回蓬島之舟幹流而遷徑泛瞿唐之峽既元戎
所自辟於天子非先生敢圖利於大夫綴錦城雪嶺之
觀未容黔突廁天水祁山之役濫佐青油方深國事之
憂遑復身謀之恤車輪四角何敢累推轂之人夏屋萬
間亦莫認捲簾之處敢謂誠心之傾倒竟煩強箭之吹

噓茲益伏遇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年不可及寧妨
待天下之清時來則為終必得聖人之任引扁舟於蓬
島閱十暑於岷山人疑魁枕參首之僚公無瓶居井眉
之悔卿自用卿法吾親屬吾思駭聞渡瀘之行倏惟陟
岵之變故者無失其故未能致唁於生芻誅之不可勝
誅敢望噓枯於死草忽辱道我雙魚之寵見貽駕彼四
牡之章性落質凡顧謂識高而韻邃氣凋力腐反云才
贍而意新近功缺然遠業安在初不敢冀緇衣之改何

為過蒙華袞之褒師魯之從事陝西容有知之而弗薦
永叔之退居潁上乃虞賢者之不聞所忻吾道之有歸
豈獨小人之受賜某不知所報當勉其頑氣象未可攀
但感幽桂榛管之薦歲月坐成晚尚託江梅桃李之香

謝鄒運使孟卿舉狀

李梅亭

王事靡盬未敢懷歸使臣見知忽叨論薦况沐成終之
賜尤銜引重之恩伏念某蠢蠢隨行狙狙何算少始知
學亦有立功立言之心壯不如人已作為貧為養之仕

偏親弗洎百念頓消漢庭諸公漫惜斯人之憔悴魯國
男子自知吾意之蹉跎引船既遠於蓬萊鼓柁試觀於
灑潁沐浴而戒行李人謂斯何饑渴之歌采薇歲亦陽
止雖連收乘天之發恐未免一簣之虧豈無他人欲令
出其門下不有君子寧可棄之道傍茲蒙四牡之章遂
足五紕之數在繡衣六條之察定匪狗私然華袞一字
之褒却疑過實蓋經邦本諸政事而緯國取於文章游
夏求賜之異科雖孔門而難備董賈龔黃之殊傳在漢

世而罕全自視歟然前言戲耳士固伸於知己蓋非搖尾而後憐德不待於成身却合銘心而自厲茲蓋伏遇某官人今而心古行峻而氣平分間乘輶欲轍環於四海揚金斂璞真鑑別於九流尚煩入蜀之心來卜擒渠之月子午之竒可出但當保戊己之屯甲寅之報未來何以寬庚癸之呼尚屈填撫關中之手且圖轉輸渭上之功諒思人物之眇然僅有征夫之邇止劔外之官易冷聊借吹噓幕中之辯非傾謾加收錄某敢不稍鐫嬾

習謹佩味言號門生而知恩例欲自同於蛇雀報國士之遇我誓當小異於馬牛

謝衛參帥

涇特薦

李梅亭

周公還贖僅收三士之材毛遂備賢輒在一人之數不求而獲其得也榮竊惟范蜀公之封章七輩皆為名勝呂文靖之賓客三朝賴其儀刑殆勸相國家之功自旁招俊乂而始然主擇客客擇主亦各有宜故公求士士求公苦難相值裴晉公於韓愈至公僅使之就閒歐陽

子於聖俞素交乃忘於推薦况在疎賤何與品題某殖
學多荒賦姿不穎偶綴一科之底強為三釜之謀入墨
出朱職甚安於祭竈依紅泛綠夢不到於轅門敢圖前
茅采及下菲迨今數月無補報於絲毫未始一言乞躋
攀於方寸小人屬饜而已非惡此而逃之大鈞坱圮無
垠果何脩而得此欲使塵埃之吏進為館學之儲受德
者不待成身感知而已盡已者謂之確論揣分謂何伏
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傳說之輔台德宜楫巨川

君陳之和厥中暫藩王室式篤緇衣之好庸為夾袋之
藏故令駑才亦玷鶚表某敢不激昂大節感刻異知諸
侯薦人與之諸侯固無是理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事
斯言

謝曾安撫從龍特薦

李梅亭

伏蒙鈞慈露章特薦者竊以儀曹論秀舊累殊知帥閫
舉能今叨亞選負留連之藻鑑辱根柢於朽株施重人
輕感深言淺伏念某不堪位置何足控搏少而恥有道

之賤貧冒焉干祿壯欲行所知之學問愚不適時今難
望不龜之封聊爾監無懈之郡由貳攝長無儋石之儲
晏然粗廉且平信蠻貊之邦行矣初無詞藻何有聲名
周公欺我哉還贖僅收之三士韓愈亦人耳願忠豈後
於百官濫吹其間循涯而懼茲益伏遇某官與邦良弼
命世元臣暫勤分竹於武安共俟聽麻於文德曉行夜
醉已開南岳之雲暮捲朝飛又作西山之雨雖自湖入
海是亦東歸之兆然望魁與台亟還北落之樞庶不戰

可屈於人兵見用儒無敵於天下一莊荒甚亦思向花木之陽半刺芬然詎意入頻繁之薦維昔武侯之一表實同說命之三篇首焉推向寵之淑均繼則舉費禕之忠實今以二難并之美而併一不肖之身自視歛然公言過矣然士固伸於知己則德豈待於成身諸侯薦人與之諸侯久無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當厲乃心某敢不剗礮鈍頑鞭磨庸惰號門生而不知恩者非人也詎敢弭忘視匹夫不獲其所者若推之更祈終惠其為

感槩固既荼宣

謝林寺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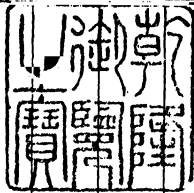
行知特薦

李梅亭

素韞御祥夢空懷於故宇繡衣薦士選猶及於陳人睽
離恍隔於累年屯蹇既濱於九死迺蒙記憶尚送吹噓
始而驚疑終則慙懼人棄而已獨取此心定異於常情
今無而古則聞茲事實闕於世道非言可謝於禮敢違
伏念某命固不猶材亦無似湘濱憔悴安得自高蜀道
嘻噓固為親屈彼蒼有罰莫白此心棘人藥藥勞心忉

切幸而終制達官紛紛諸公袞袞誰實恤孤忽聞一節
之趨嘗及十夫之獻漫令廁九人之後材難不其然至
謂冠一路之賢吾斯未能信豈固識驪黃之外憐其困
牛皂之間人謂斯何公言過矣舊游門下既已玷一株
之桃今去籠中乃猶取三年之艾恩淪於髓媿益其肝
茲益伏遇某官德與春和氣如秋杳方淳熙之雜然並
進固不乏於時材惟簡肅之老而愈剛實見稱於聖主
今賢者識其大者蓋有之是以似之不然再轉而為丞

誰能忘已而無愠徧持使蕩始入郎闈君不行兮夷猶
羌難得而覩縷廣帥之重唐制已然上弄印以選賢公
聞命而就道何恙弗已盡興則歸得之傳聞似恐昔疾
而今愈恬於出處豈非人醉而我醒然天下之所少者
非材則海濱之來歸者有日勦相我國謹簡乃僚勉令
進進不已之人皆動于于然來之意某敢不請事斯語
力勉其頑德不待於成身豈但叙柳河東之感士固伸
於知己自當發韓昌黎之狂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錄監生臣邵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一

舉自代類

謝李尚書舉自代

方烏山

將指軫軒殊負錦游之愧露章橐座有華袞字之褒其
知我哉莫累公否若稽前哲深感盛心介為時論所喧
雅見稱於永叔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益深知
從古之難逢而衆惡非賢之莫察豈特接連於氣類固

將扶植於孤危伏念某質弱氣卑才凡識闇少也處鄉
黨之際但見恂恂老而仕朝廷之間亦非諤諤徒以處
得言之職冒而犯不韙之愆並游吐舌以相驚旁觀搖
手以為諱天王明聖何難亮佛骨之忠人言沸騰皆欲
抵鬼薪之罰一朝沙汰四署山囚兢兢然畏威敵怒之
懷孳孳焉省躬補過之義雖石猶生我何所病諸而臆
能污人誰與比者曾謂近臣之薦口顧先遠士之危蹤
力不勝衣目為剛毅學僅識字品以深醇乃若忠賢之

褒尤非鄙拙所稱尚衆議之未息何時論之交歸欲俎
豆予可謂取人之勇不瑕疵汝得無乖俗之嫌誦妙語
之吹噓起懦衷之激烈茲蓋伏遇某官道先民覺學通
聖涯緒綸微言衣鉢闕河之派高文大冊箕裘匱室之
儲慨念時賢誰同心事向來論建惟閩蜀之人多爾後
擠排幾嶺海之禍作特借妄言之士用彰不諱之仁論
思之選清華安用此物春秋之志微顯實攬我心某既
入品題敬求攀附未應泯默銘宥坐之銅人尚賴飭修

望南都之鐵漢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聶閣學舉自代

劉後村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為勝已衆訝題評之
誤獨銜器遇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于晉國韓趙
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徒避位
於逸民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躡等而前輩賢賢之
意篤不憚屈身粵若本朝最為近古從橐始除之三日
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輕於許可如某

者品流至冗名論復卑蚤從薄官以驅馳頗辱諸公之
辟召素無才用安敢望於羣賢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
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
未享狂名久著已絕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
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掄材首叨剡上陛下發德音而
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西清出蕃南國絮絮抗循墻
之疏惓惓溫推轂之言竊意燕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
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益伏

遇某官東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竒材任韓范功名之
責作成後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
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
以相遠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貲之恩必死以報

謝洪中書舉自代

劉後村

訪梅東閣嘗陪庾幙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惟
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規規
制樸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樣方天子

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袞斧於筆端豈無宜為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雪霜貿貿於麥茂以何傷風雨淒淒獨鷄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始稍留剝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摩王楊在位貢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裨謀為命子產潤色詎容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艷以熏

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章初上傳說皆驚太白眼高固以掃空於海內浩然肩聳若為携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脩名姱節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明時而某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夕秀於未振庶幾它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鑄

劉後村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憐
才至矣量已缺然恭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本朝
之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洗斯文
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擬非其倫
或得以議伏念某粵從少日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
聽蕪城之柝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舟始欣鵬鷖之
偶同俄歎龍豬之相遠我生白木鏡已為農圃之歸郎

對紫薇花真有仙凡之隔况記室久踈於書札乃公車
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
子羽東里子產仰辭令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
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非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
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茲益伏遇某官文根義
理學沂本源謀國事瞭若蒼龜愛人才過於珠璧謂拔
茅而進適君子之道亨儻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
同祀之一念借華袞之片言而某舊聞既荒新意絕少

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謝閣學王侍郎舉自代

劉後村

寶度優賢姑慰國人之望公車引類迺蒙閣老之知所
愧衰年曷堪盛舉自唐虞之命元凱至漢魏之冊公卿
伯益作朕虞乃欲讓於朱虎華歆拜太尉亦乞授於管
寧洪惟本朝薦代之規尚存古人相遜之意况公之褒
貶嚴甚而士之軒輊繫焉如某芳猶菲菲髮已種種向

來言語類楚接輿之狂老去形骸有哀駘它之惡逢人
莫不掩鼻通國無與立談避謗深藏貪榮浪出念正始
世嘗聞中朝之金聲數元祐人僅見南都之鐵壁運之
隆替有公等在意所予奪而天下從何取於兩端空空
之夫欲進之九官濟濟之列豈憎嫵媚寧予羸踈茲益
伏遇某官性學窮乎天淵直聲動乎穹壤坐虎皮闡新
義士所樂聞執牛耳主齊盟孰敢不聽亦猶歐稱子美
坡獎介夫求全實難取節亦可某年侵耳順事與心違

回首故棲未免負鍾山移文之媿乞骸早退庶不為古
靈薦橐之羞

謝王侍郎舉自代

劉後村

登賢禁橐有大勲勞引類公車不遺故舊吹噓所及晚
暮奚堪歷觀昔賢有處高位雖得輿而無愧猶推轂而
不休或評陸遜之才名宜為已代或表錢徽之年輩謂
在臣前遐哉遺風盛矣茲舉伏念某入山林而不密迫
鍾漏而猶行好事傳訛記三五少年之作傍觀責備笑

六十老翁所為不能埋輪而立聲名蓋嘗上疏而乞骸骨惟論文之再世況受業之同門聽輔嗣之金聲親陪麈尾得右軍之繭紙常珥篋中車笠之勢久分膠漆之情不改屬者寵嘉榮舊登陟論思運流馬以餉邊扈屬車而上雍仰盛世變龍之遜必允僉諧先平生管鮑之交懼非確論茲益伏遇某官提老師之文印傳召父之心燈謂人物眇然深起乏材之歎憫朋友缺矣首歌伐木之章既信復疑以榮為愧某摧頽暮齒感慨盛心尼

父夷吾豈果不如於農馬退之東野願為相逐之雲龍

舉科目類

謝游樞密舉顧問科

鄭雪巖

薦狀云

志尚不凡學為可用見于已試籍
甚有聲可舉學問該博備顧問科

昌黎伯仰之山斗咸願登門絳縣人困於泥塗誰能推
轂况化鈞塊北之始正善類鼓舞之辰鶚表高飛魚淵
下躍竊以元祐十科之設慮有遺珠春秋一字之褒榮
甚華衮蒐羅之目猶舊選拔之意則殊或謂愛禮以存

羊未必按圖而得馬然而萬戶侯未敵荊州之一見百斤金不如季布之片言士以經品題而為佳人豈知窮達則有命已入古靈之藁雖悔而彰未登六一之堂有生亦忝乃知共貴莫重得名故鬼神猶得而慳宜王公不輕所予若某者志欲行古道才不逮今人在學二十年師之友之謹其擇蒞官七八載國爾公爾忘其勞敢云了官事則付癡兒而欲饗天功以為己力泮宮獻馘實魯僖公之化行憲幙明刑亦暴公子之職舉載戢弄

潢之警上寬當宁之憂誤蒙諸公之見知反謂議曹之
可取頭顱如許豈望好官脚色旋添但誇舉主自分賡
武城之一曲未嘗投光範之三書所幸得大賢而依歸
已足慰平生之寂寞逢人說項每推許議論職業之間
極力鑄顏乃挈置文學政事之上德之弗修荒落已甚
問則弗知應對安能將玉于成猶金就冶吹噓若此報
稱謂何茲者恭遇某官忠孝之家道德之望岷峨之下
相繼老泉東坡述作之大全濂溪以前直尋子思孟軻

傳授之極至寒月照潭而自許巨浸立柱之不移攢眉
時事之方殷冷眼俗流之相激帝謂李藩批勅綽有真
宰相之風公如仲淹領銓確守百官圖之獻匪求人助
自結主知登庸宥宥之聯啓沃嚴凝之地爰取呂文穆
夾袋之記以新司馬公更化之規一語褒揚百倍聲價
某銘篆盛賜佩服終身中外相應義理之文肯效不根
之方朔明良賡歌典謨之作願隨邁種之臯陶酬洪造
之無垠惟所學之不負

謝傅侍郎舉著述

劉後村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常
恐終身之抱璞乃蒙具眼之賞音誼重嗑枯感深出涕
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
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
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
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厯
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之宗

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幼嘗承學善和書卷頗窺上世之舊藏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自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之時念頃為舉子之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古文凡匝銘鼎識之聲牙若冢刻山鏡之竒怪大易之繫闕睢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匹馬揚州動戍鼓城笳之感塞驢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

每發於羈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
人之竊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
刻苦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典裁之
褒知己則深揆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
天淵標致萃乎山嶽之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聞諫議
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進有
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為綠野之遊了不
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士之寸長某敢

不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
誼大閑願以師門而為法

謝聶侍郎舉著述

劉後村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
諭聞露奏之
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
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
蟬噪蛩吟不足鳴家庭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
副乎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壯而麤使衆方論於功級

獨竊著於罪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之聽懷鍼橐艾甘
受庸醫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缺書脫簡
古文竒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都名山巨川憶平生
之游歷盡以胸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
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副墨過
誦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茲益伏遇某官
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巾
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

溫故牘力企前修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水涸
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酬知庶乎無愧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

劉後村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忽承異獎寧
允衆言自前世多篇翰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
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能修辭蘇程往日之隙深朱呂
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胷中何取謏儒亦招
徠於門下伏念某闇於見事病在信書每言名教之中

自有樂地及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世變之推移攷
人文之合散風餐雪虐常篤守其所聞岩居川觀頗自
鳴其不遇曾是窮愁幽憂之作達於言語侍從之臣品
狷介為潔脩日枯乾為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
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愛旁觀莫掩內省亦疑茲蓋伏
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緒當氣節頽靡之後鳳鳴朝
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玉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
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悃舊學雖居顏巷尚自勉

於聖賢儻畔韓門豈不慙於師友

謝趙倉院舉文華

方壺山

千里騎驢甫遊京國一封薦鶚至自明臺以文為名則
僕豈敢自孔門分科之後而漢世取士于茲今則加詳
搜於已仕侍臣謂之著述廉使命以文華梁苑登名號
儒榮之極至齊竿真好觀時尚則不然黠者以治賦推
健者以乘邊顯詞科久厄薦目可知紛公車之交騰東
高閣其奚怪妙參造化不應衆作之多歷數宗工所立

一人而已中壘未成書於藜閣謫仙未應制於金鑿坐
名高而莫之容幾技成而無所試吾徒乃掌帝制宜汗
爾顏先生反教人為有笑於列雖工奚售况實未能然
或預其品題抑所期者久遠如某者長在淳熙之後僻
居遐嶠之濱無明師良友授以規模無洪河泰山博其
聞見識字畧期於項籍作文難示於張昭少也氣豪誤
入主司之聽言之耳熱可勝舉子之羞歐陽始讀於古
書明允盡焚其舊藁七年一官再仕四方倚雷潭而招

演仙登滕閣以賓帝子沈酣乎先秦兩漢泛濫乎諸子
百家步驟驅馳初疑下筆之易芬華剝落漸覺用工之
難有歃血以司盟敢持香而歸敬樞趨節下稱獎座中
慨然定以京員否猶佳其題目其狀俗豈能考古誼其
言淺奚足營事情貌取而失之昔者明戒辭達而已矣
似焉實非辱哲匠之見推聽俗人之旁議薦上林於天
子驟以名聞宿浩然於玉堂留為後遇既欣得托然亦
竊疑昔之有作奚其稠計其用心非不苦如壑中潦如

草上螢沫洒有云文學則須餘力伊洛亦謂文人便無足觀孰能永其傳哉吾嘗聞之師矣伏遇某官先生言妙天下精詣古人有本如斯熟考亭之素講以氣為主凜慶元之直聲澤之以道其根深發之以節其芬遠合三者以行世視四海若無人借後生以名譽或疑多可稽前輩之法度大抵皆然遂使佳評輕施陋質其敢不深踐實地匪徒空言寧使議韓自文章所願學謹毋效柳至出處則費辭儻其有聞附以不朽

代南康章丞謝陳憲舉科目

鄭雪巖

一舉詞云學探

本原文有闕疑

許彛蒙黃相國之見容過稱庶吏斯立得韓昌黎之推
與有忝文丞幸遇名公之品題足慰暮年之牢落敢因
華袞寵褒之語以謝緇衣樂好之心竊謂學所以美身
文所以貫道人而不學所蔽者愚言而未文其行弗遠
奈何狗口耳以求末者潢潦之竭摘枝葉以為華者犧
樽之災自孟子既没其傳無宗自班固以下所作不論

必學有師承斯本原之足取必文追古作斯關鍵之足
言苟非若人者流徒玷設科之意如某者青衫下吏皓
首癯生當其可之謂時已負三紀窮年之志不知老之
將至頓覺五十九歲之非既慨幼學而壯行安能博文
而約禮固宜沒齒於泉石之下然猶糊口於斗升之微
空桑之奏好者希太羹之調味已薄世所鄙者公何取
焉茲益伏遇某官官清冰壺名重泰嶽卓有祖烈踵古
靈翰墨之遺酷似外家追文安著述之舊其為學也非

經生章句之學其為文也非詞人締繪之文宵中羅星
宿緯乾坤筆下噓海岱出雲雨方且不以已長而自足
每嘉眾善以蕪容人之技若自有之彼能是足為良矣
肆令陳腐亦發新榮某敢不守之愈堅磨而不磷常夜
以思不如學肯倒行日暮之塗縱身將隱安用文尚能
紀天齊之石其為感篆罔既編摩

翰苑新書續集卷三十一